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七十回 顯原形嚇煞泰水 得夢兆打破疑雲

卻說胡氏行近豆棚，展開老眼向這愛婿一瞧，猛然大叫一聲，驚倒在地。手中抱著的女孩，年才四歲，也被他攆在地上，大哭大喊，一會兒睜睜睡在榻上的老子，也是狂喊一聲，跟隨他外祖母一同暈死。這一陣大鬧，早驚動了榻上的誠夫，忙從睡夢中驚起，跌將下來，攙起胡氏，抱起女孩，同時春瑛和兩個女僕也趕到了。大家正在忙亂，也動問原由。那女孩先醒，一見攙他的是他老子，又大哭大叫，兩隻小手拼命地掙扎，只向他娘身上亂扯，口中說：「爹不是個人，爹不是個人。我不要他抱呀。」春瑛聽了，大為奇異，忙把孩子攙了過去，一面驚問誠夫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誠夫一聽女孩的話，心中不曉轉著什麼意思。正在呆呆的不得勁兒，聽妻子這般逼問，因說：「連我也不曉得，他是怎麼一回事兒？如今該快快先把娘送回去，再作道理。大家都在這裡，也不是事兒。」一句話提醒了春瑛。於是春瑛抱著女孩，還有幾個孩子，此時也聞信趕到。誠夫呆了一會兒，皺皺眉頭，猛然間把胸脯一拍，滿面上現出殺氣，回頭吩咐下人們：「伺候幾位公子，別叫他們跑開。」自己便告著奮勇，親自來背他丈母。春瑛欲待阻擋，誠夫說：「丈母生平愛潔，他又是老誠規矩的太太，別人怎好背他？我做女婿的和自己兒子一樣，當然不要緊。況老人家又喜歡我，不會嫌我不乾淨的。」春瑛只得依他。大家在前面，誠夫背著丈母在後面走。大家已經進了園門，誠夫還在相距幾步的地方，慢慢地走著。但春瑛等耳中卻明明聽得胡氏喉中似乎有什麼聲氣。大家都當他已經醒轉，倒也□□開心。一會兒都進了正屋，誠夫將他背至牀上，輕輕地放下，說道：「怎麼娘還是老不開口，你們都來瞧瞧，他這樣子，不是已經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便把下半句忍在口中，不說出來。春瑛聽了這話，心中已是明白，他娘必是凶多吉少，慌忙把小孩遞給二女僕。自己過來一看，只見胡氏雙睛暴凸，舌頭伸在口外，宛然像被人縊死的一般，再摸摸他身上，連一絲游氣都沒有了。春瑛頓時捶牀拍案，呼天搶地地哀哭起來。誠夫自然也伏在牀沿號啕大哭。

哭過一陣，下人們都來勸解。隨後他們的娘舅德山，並老婆張氏、兒子、女兒，一齊得信趕到。大家哭過一場，誠夫不待他們開口，自己先說：「丈母死得大奇，死狀也太古怪。若說被人暗害，他老人家和什麼人有這般大仇？況且是自己親自背了進來，大家共見。沒有離開我這身子一步，到了牀上，就成這樣形狀。難道是什麼縊鬼索替，趁他跌這一跤，有些中風的光景，就將他的性命從我的肩膀上取了去，也未可知。但這事究也近於荒謬。舅舅在此，你是我們的長親，看該如何查究一下才好？」德山卻是一個醉中聖賢，只要供他好酒、好肉，酒肉一飽，就是向他借個腦袋來用一用，他也沒有不答應的。此時聽誠夫如此說法，只得抱定個少管閒事的宗旨，忙說：「甥姑爺的話不錯，你丈母由你親自背入房中，誰能從你肩上不聲不響，取了他的性命去？再說句玩笑的話，就是姑爺中人要謀死你丈母，也沒有那麼容易呀。」說到這句，誠夫不覺變了面色，正待說話，卻聽德山又接著說道：「仔細想來，除了你才說的縊鬼索替之外，簡直沒有其它理由可供探討。總而言之，這些全是前生的冤孽，今世得到報應。人已死了，趕緊辦後事要緊。這些空話，說它做什麼？」誠夫聽了，心頭一塊大石頭方才落地。當下大家舉起哀來，辦起喪事。少不得一場忙碌，這也不必細敘。

單說春瑛自上年誠夫對他辯明建業之事，心中疑念盡消。哪知為時未久，又出這件奇怪的喪事。想母親死狀可慘，決不像是嚇死，更不像是中風。而且女孩子年已四歲，略知情事。據他說：「那天晚上，祖母抱他到了爹爹身邊，卻不見爹，只見一條絕大絕大的大蛇，又好像哥哥讀的書本子上那條大龍。」

爹爹原只繫了一條褲子，這條褲子，卻明明套在這似龍非龍、似蛇非蛇的下半段兒。因此祖母一嚇，就嚇倒了，把我也攆了下來。等我喊了一聲時，那東西又不見了，只見爹爹從榻上起來抱我。那時娘和哥哥們也來了，我至今見了爹爹，還是怕顛顛的。」春瑛聽了這番報告，更回想到四個小孩分娩時的夢景，並又想起從前的種種疑點，把幾個問題合併起來，越發造成一個總疑案。他只覺得自己的親親愛愛的丈夫，必是什麼神龍轉世，所以有這許多異徵，而且有幾樣徵兆怕丈夫本人未必一定知道，所以連他自己也不能說得明白。卻不管他本人知道與否，總之既有這等佳兆，可見是個非常之人，將來多分有些造化，也未可知。如此一想，倒歡慰起來。

光陰易過，不覺又是數年，誠夫的小女孩子也有□一二歲了。誠夫既不出門，也不見他有甚麼顯貴的朋友往來。雖則夫妻情愛始終不改，春瑛也不是怎樣指望他求名求利，封侯拜將。

但是年華垂老，幻境無窮，芳心默運，終覺種種怪象來得太沒著落。一天，德山夫婦前來閒談，適逢誠夫出去。德山的妻子尤氏人極老誠、忠厚，素來寶愛春瑛。春瑛也事他們兩老如父母，有許多話，在誠夫面前未必敢講的，對於他們面上，卻是無話不談。這日，無意之中就說到胡氏死狀奇慘，大家終是不明白此中的真相。春瑛因把孩子們調了開去，對尤氏說道：「甥女有件不易解的難題，久想請教舅父母。因覺事有關礙，不敢隨便出口。今天講到母親之事，卻使我萬分忍耐不住，要把胸久蘊未泄的話對舅父母談談。」二人問是何等大事，如此慎重。

春瑛便將自己對於丈夫種種疑團，從最初訂親之日為始，直至誠夫顯形嚇死老母為止，講得詳詳細細。說完了話，又淒然下淚道：「自知母親老命，送在冤家身上，但他也不是有心謀死母親。況事情鬧將出來，一家人就得拆散開來，一班兒女交給誰教養。而且當時甥女因他有此許多異兆，疑他是必有造化的奇才英俊，一片癡心，還希望他有些大的作為，那麼將來也可替母親爭些身後的面子，老人家死在九泉，也可瞑目了。在誠夫本人，也算得將功抵過。甥女存了這等思想，所以把那時的事情，一概放在肚子裡邊，始終沒敢向人透露一句。時常想到亡過的母親，地下有知，不要恨我做女兒的只顧維護丈夫，不替老人家報仇。我想到這層，兀自心驚膽戰的。可憐甥女自從母親死後之日為始，對於誠夫身上，不曉轉過多少念頭兒。一念母仇當報，恨不得立刻將他嚇死母親之事，宣佈出來。他的有心無心，有罪無罪，聽諸王法判斷。那我也算對得住母親了。轉念又望他能夠建功立業，替國家做事情，替母親討封誥，再替兒女們立點根基，也未嘗不可邀亡母的原諒。這樣兩種念頭，久留胸中，始終不得個解決。但照現在的情形看來，他這人哪！舅母、舅父都在這裡，不是甥女胡亂評斷人家，照他這等志趣行為，要想做個英雄豪傑，怕也沒甚麼大指望了。甥女倒也並不一定要他怎樣榮宗耀祖，但既不能成就事業，倒使甥女對於母親的心願，沒有解決之法。這還罷了，最奇怪的是他這人，說是平常人物，為甚麼又有那些異徵。既然有許多的異徵，怎又不見一些報應？甥女自幼讀書，也曾知道自古來多少帝王名臣，當其出世之時，都有幾件異於平人的徵兆，尤其是夢見金龍，大貴非凡。如今你們甥姑爺，不但幾個孩子有此同樣的夢兆，而他本身竟於睡中會顯出原形來。這等徵象就了不得了。何以他的情形，卻又一些沒有發達騰飛的情狀呢？甥女對於此事，懷疑至今。想兩位老人家見多識廣，也定知道這當中的道理。」

德山是一個拘謹小心的人聽了這一大片議論，深怕這位甥婿真有什麼舉動起來，功名富貴倒不大在意，卻怕身家性命被他帶累在內。聽完了話，早已呆得和木雞一般，盡自怔怔地瞧他老婆，哪裡還能答復春瑛的請教。尤氏雖是女流，膽量倒比丈夫大些。他見丈夫這般情景，不覺好笑起來，說道：「甥女，你不該把這等話對你舅舅講。他枉為男子，膽子比芥子還微細。聽見這等話，兀的把他的魂靈兒嚇到九霄雲外去了，哪裡還有什麼主見？」德山聽老婆這樣譏笑，不覺紅了臉，訕訕地笑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？我做娘舅的，有個不希望外甥姑爺飛黃騰達麼？不過我也自恨才疏學淺。甥女問我的話，慚愧一句也答不出。你既這麼說，一定有什麼高見。甥女不是外人，他又誠心誠意地請教你我，你卻不妨從直談談，也好甥女放心。」尤氏笑著呸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虧你還是個男子漢大丈夫，平時些小事情，便嚇得不敢出頭，總要推我出去，替你說話。如今放著甥女嫡親的骨肉，不過請教幾句閒話，說不說，打甚麼緊，懂不懂，又沒關係。你既然說不出來，也就罷了。什麼大不了的事兒，也要往我身上推，不是可笑麼！」德山經他這麼一說，面孔越發紅了。正要回敬他幾句，無奈口才實在不好，期期艾艾了一陣，半句兒也說不完全，引得尤氏和春瑛相對大

笑。

春瑛因說：「舅父實是萬分忠厚的人，比舅母更來得質樸。舅母既然如此說，想來一定能夠替我解決這個疑案，還請快快告訴甥女兒吧。」尤氏笑道：「甥女也說得好笑極了。甥女人又聰明，又讀過許多書，人家許多男子都說趕不上你。難道舅母這樣一個不通世務，不讀詩書的鄉下婆子，見識會比你更高麼？不過說到鄉下婆子，又有我們的鄉下見識。我聽人說，城外東華大帝，非常靈應。多少人求福得福，求財得財，求子孫的得子孫。甥女既是心有懷疑，大家又閒著沒有事做，何妨備好香燭，同去求告大帝賜支靈籤，就可以明白此中的真相了。」一句話提醒了春瑛，忙說：「舅母說的一點不錯，東華帝君真是最有靈感的神道。好在離我家不遠，舅母，我們擇日不如撞日，難得今兒兩位老人家雙雙在此。你們甥姑爺又出門去了，他說要到晚上才能回來。此時才午牌時分，快去快回，正好瞞住他，一點曉不得信息。兩位老人家，答應了我，我們即刻就去，好麼？」

德山、尤氏聽了，一時倒也高興起來。當即喚進一個下人，預備軟轎香燭之類。三人都坐了轎子，龍氏轎中帶著春瑛的幼子毛毛，春瑛自己帶了女兒囡囡。並帶了男女傭人各一，一行七個人，直奔城外東華廟內。三人都下了轎，下人們把兩個孩子帶去各處玩耍。春瑛讓舅父母先拈了香，自己隨後上去，一秉虔誠地叩了幾個頭，求出一支籤來，三人圍攏來，一同觀看，那籤上沒有一個字，是一幅白紙。三人不解其故。春瑛便說：「沒有擇定日子，齋戒沐浴，必是神靈嫌我不誠，不肯賜籤。」尤氏卻勸他再求一籤。春瑛依言，再跪再求，默默通誠，好久好久，才又求出一籤。說也不信，求出來的又是那支原籤，仍舊不見隻字。再由尤氏代求一籤，仍是如此。這一來倒把三個嚇得沒了主意。據尤氏之見，說：「一定是我們三人之中有什麼得罪了神靈。久在廟中，越發惹得大帝厭惡，不如趕緊回去。」春瑛信以為真，大家乘興而來，掃興而返，慌慌張張回到家中。

春瑛本為決疑而去，如今越發加上疑團。這日晚上，便覺神思不寧，輾轉反側地鬧了一夜，倒把誠夫也鬧得睡不著覺。先是疑他有什麼毛病，問了幾次，春瑛怕他疑心，只得勉強蜷伏，動也不動。誠夫方才睡熟，春瑛還在彷徨，直到晨雞三唱，東方發白，方有些倦意，恍恍惚惚地進了夢境。夢見一位年輕的仙人，道衣道冠，手持拂子，自言是東華帝君的徒弟鍾離權，說：「奉帝君的法旨，以爾夫獲罪於天，屢逃法網。此番惡貫已滿，帝君命我行誅。因念爾生性忠厚，生平並無罪過，誤嫁匪人，情尤可憫，特先告戒於爾。遇有意外之事，可速避至外家，切勿心存私愛，妄思有所動作，自取無窮之禍。今天你等前來廟中求籤，帝君不肯賜示，也是怕事機洩漏。妖人何等靈警，萬一先期有甚麼動作，豈非可危可怕？所以不得不格外秘密。你要明白此中利害，務要特別小心，慎之戒之，勿貽後悔。」說畢自去。春瑛醒轉來，驚出一身大汗。回思夢境，歷歷在目。

證明日間求籤情形，覺得凶多吉少，又念多年夫妻，深知我丈夫的為人也頗規矩，有何大罪，致遭天譴？如此一想，覺幻夢無憑，不足深信。剛正誠夫醒來，見春瑛還是呆呆地望著，如有深思，心中不覺大奇。又恐他弄出什麼毛病來，便擁住了他，溫溫款款地安慰了一番。又問他有甚麼感觸，忽失常度。這樣一來，可就壞了。春瑛受此溫存，愈覺丈夫關愛之深，相待之厚。不知不覺間，竟把夢中仙人切囑之言，丟在腦後。自思身為人妻，禍福與共。無論夢境真假，別人可瞞，丈夫面上須瞞不得。於是把夢中見聞，一一地說出來。雙手抱住誠夫的腰際，悄悄切切地問道：「哥哥你也替我想想，這等惡夢，怎能不叫人驚駭？」問了一回，見誠夫並不作聲，心中大奇。忙把自己一張粉臉，靠近誠夫，貼住他的臉兒。正要再問，哪知誠夫的臉上忽然冷得和冰鐵一般。二目大睜，怔怔地直視帳外。此時天色黎明，晨光透人，約略瞧得出他的神情十分可怕。這一來，把個春瑛嚇得怪叫起來。未知誠夫為何有此現象，卻看下回分解。